

罗培元回忆录

無悔的選擇

花城出版社

无 悔 的 选 择

——罗培元回忆录

花 城 出 版 社

无悔的选择
——罗培元回忆录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625 印张 10 插页 530,000 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360—3016—9/1·2562

平装定价：36.00 元 精装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 |
|-------------------------|-------|
| 题释（代自序） | (1) |
| 第一章 从吹喇叭到呐喊救亡 | (3) |
| 一、文化与思想启蒙之课 | (3) |
| 二、宣传抗日与秘密读书会 | (9) |
| 三、在劳农会的活动 | (15) |
| 四、在广州的寻找 | (19) |
| 五、“大学生涯三四五” | (32) |
| 第二章 到《柳州日报》抓笔杆子 | (48) |
| 一、形格势禁虎山行 | (48) |
| 二、隐蔽、积聚和壮大党的力量 | (53) |
| 三、讲究策略，办好报纸 | (58) |
| 四、广交朋友，顽、特只是一小撮 | (63) |
| 五、误捋虎须，大事化小 | (71) |
| 六、桂、柳沦陷，转进敌后 | (75) |
| 第三章 开创桂北抗日武装斗争新局面 | (81) |
| 一、千方百计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 (81) |
| 二、桂北临时工委在引路 | (89) |
| 三、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 | (95) |
| 四、《柳州日报》走上崭新的道路 | (102) |
| 五、龙岸水向东南流 | (108) |
| 六、迅速发展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 (118) |
| 七、改变斗争方式，等待时机 | (125) |
| 第四章 香港、云南去来 | (138) |
| 第五章 政治协商见习生 | (146) |

| | |
|-----------------------|-------|
| 一、全国性统战工作初窥 | (146) |
| 二、一份历史性的记录 | (148) |
| 三、千里迢迢，电波传政声 | (153) |
| 四、何物中间—第三条路线 | (159) |
| 五、“拼将生死任扶倾” | (162) |
| 六、港英政府给上的最后一课 | (166) |
| 第六章 奔向粤赣湘边纵队 | (171) |
| 一、“自家人”引导我到安墩 | (171) |
| 二、到战斗岗位报到 | (175) |
| 三、百炼成钢的文化轻骑队 | (180) |
| 四、随军进入广州城 | (198) |
| 第七章 解放之初在广西 | (205) |
| 一、从联络员开始 | (205) |
| 二、出席首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 (209) |
| 三、驾不轻，路不熟 | (217) |
| 四、首次经历的全省人民团结的会议 | (222) |
| 五、过战争关和土改关 | (231) |
| 第八章 广州工作的序幕 | (243) |
| 一、初来乍到，先上几课 | (243) |
| 二、市政府机关统战工作会议 | (250) |
| 三、接受全国政协委员会的检查 | (255) |
| 四、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259) |
| 五、三桩深刻的教训 | (264) |
| 第九章 市协委会秘书长任内 | (271) |
| 一、先得学会不怕麻烦 | (271) |
| 二、协助领导开好全体委员会议 | (273) |
| 三、工作组和学委的活动 | (278) |

| | |
|----------------------------|-------|
| 四、协助领导做好下届委员的安排 | (282) |
| 第十章 从良好的开端走向曲折和挫折 | (285) |
| 一、思想要适应政协职能的转变 | (285) |
| 二、社会主义改革高潮后，还要继续加强和发展统战工作 | |
| | (292) |
| 三、人民政协的新活力，宽广的前程 | (298) |
| 四、开始走上曲折的道路 | (305) |
| 第十一章 “大跃进”三年，苦苦辩解四年 | (308) |
| 一、踏上“大跃进”的初阶 | (308) |
| 二、“大跃进”的天文数字和委员心态 | (311) |
| 三、为人民谋而不忠乎 | (314) |
| 四、几次继续苦战的全体会议 | (318) |
| 第十二章 复杂的形势，困难的斗争 | (325) |
| 一、三届委员会的人事安排 | (325) |
| 二、第一书记又唱主题曲 | (327) |
| 三、说服工作锲而不舍 | (330) |
| 四、四大代表性人物的反馈 | (335) |
| 第十三章 阶级斗争为纲，火上浇油 | (343) |
| 一、“阶级斗争为纲”初现信号 | (343) |
| 二、爱国游行与反“复辟” | (345) |
| 三、党外人士认“大反复”的帐 | (349) |
| 四、“文革”前夕与备战 | (356) |
| 五、两件错事，两件好事 | (358) |
| 六、和尚给赶，庙被拆 | (362) |
| 第十四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 (364) |
| 一、不是“鸭子”的故事 | (364) |
| 二、启动停摆了十四年的破机器 | (368) |

| | |
|---------------------------------|--------------|
| 三、走上新时期健康发展的轨道 | (373) |
| 第十五章 在开放改革中创造新局面 | (375) |
| 一、冯妇三番作 | (375) |
| 二、有话大家说的会议 | (377) |
| 三、把落实委员政策当作要务来抓 | (386) |
| 四、工作组的活动不断创新 | (390) |
| 五、学习、学习再学习 | (395) |
| 六、有惭技痒，创办《共鸣》 | (402) |
| 七、重修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坟墓 | (406) |
| 八、在开放声中探索前进 | (412) |
| 第十六章 学习资本主义最好最新的东西 | (424) |
| 一、学习也得先解放思想 | (424) |
| 二、见识港澳，书画传情 | (426) |
| 三、到美国、加拿大开开眼界 | (437) |
| 第十七章 造神者被神打倒 | (450) |
| 一、一个小小的造神者 | (450) |
| 二、接待红卫兵，卖力不讨好 | (453) |
| 三、国家大器与“宝石花” | (457) |
| 四、关押、戴高帽和游街 | (462) |
| 五、没有梅花的梅花园 | (465) |
| 六、被列入另册的“五·七”人 | (468) |
| 第十八章 流放粤北的“文革犯” | (481) |
| 一、“一〇三”姓甚名谁？ | (481) |
| 二、“三背叛”的判决 | (485) |
| 三、良伴“飞马” | (489) |
| 四、坐着囚车离开山焦 | (495) |
| 第十九章 检查交代、贬官、抗辩的七年 | (500) |

| | |
|----------------------------|-------|
| 一、都是“废话”的检查交代 | (500) |
| 二、贬官“二进宫” | (503) |
| 三、藏身晓港，知音未稀 | (509) |
| 四、不许“骚人”怨白头 | (515) |
| 五、“不敢”与“不怕”的教训 | (522) |
| 第二十章 风正帆悬的四年 | (534) |
| 一、了解人，大不易 | (534) |
| 二、协助民主党派理顺关系 | (537) |
| 三、贯彻统战政策的关键何在？ | (544) |
| 四、广泛安排，扩大团结 | (552) |
| 五、思想改造与政治运动 | (559) |
| 六、加速了的改造步伐 | (566) |
| 七、给敲锣打鼓冲昏头脑吗？ | (571) |
| 第二十一章 整风和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 (587) |
| 一、不是多余的章前话 | (587) |
| 二、引火烧身，也烧了人 | (589) |
| 三、请党外人士整风也有收获 | (594) |
| 四、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教训 | (599) |
| 第二十二章 “大跃进”别裁 | (604) |
| 一、从麻雀当灾说起 | (604) |
| 二、工商界办了个山村钢厂 | (608) |
| 三、工商界还办了个“安乐窝” | (612) |
| 四、耐火砖厂炼出耐火的人 | (616) |
| 五、值得立碑的龙洞水库 | (621) |
| 六、反右倾，岂止殃及池鱼 | (625) |
| 七、灾难当头，还得靠政策 | (634) |
| 第二十三章 重回统战部后的几项工作 | (643) |

| | |
|--------------------------|-------|
| 一、参加整党，清理“左”倾 | (643) |
| 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 (646) |
| 三、向党外人士说清楚整党情况 | (649) |
| 四、充分肯定统战工作 | (652) |
| 第二十四章 市民公仆十八年 | (660) |
| 一、不管部的“小臣” | (660) |
| 二、参事室和文史馆的贡献 | (668) |
| 三、为落实华侨政策而奋斗 | (675) |
| 四、民族与宗教事务工作 | (679) |
| 五、全市人口普查的庞大工程 | (688) |
| 第二十五章 良师益友，多多益善 | (691) |
| 第二十六章 “顺风船”与《辱命记》 | (705) |

题 释（代自序）

我把 80 年行迹记在这里。为什么用这个书名？我得稍为解释一下。

我是个平凡的人，但生长于不平凡的时代。我读小学时起就接受革命的思想启蒙，随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洪流走，尽管是这个洪流中的一个小泡沫，但始终随着主流前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顺流逆流，惊涛骇浪，甚至漩涡，但至今我还活着。

我藉以活着的不是躯体，应是我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是正确的思想信仰。我深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我不相信人类社会有永存的生产方式，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终必然为未来的更合理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在现代人类智力所可设想到的未来的代替贫富悬殊的生产方式大家叫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人们从 90 年代初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些原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出现了倒退回到资本主义的现象作出判断，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永远失败了，资本主义将永远存在下去。这是违背人类进化的基本规律的说法。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不是笔直和平坦的。先哲有言，要取得社会主义最终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人们的共同努力。过去和现在我们试向社会主义的高峰攀登，我们虽攀登到前人远未到达的最高处，但还没有到顶，困难和危险挡了路，我们只得迂回甚至往下爬。我们不灰心，也

不理会人们的幸灾乐祸，我们深信必然能找到一条更符合实际更好的通路，最终达到山顶。

这就是我的选择，无悔的选择。

本书之写成和出版，都得到广州市八届政协主席邬梦兆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十分感谢他。

一九九八年八月

第一章 从吹喇叭到呐喊救亡

一、文化与思想启蒙之课

任何一个为了在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的历程，大体都是相同的，但每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所走的具体道路，则各有不同。

我于 1917 年出生在广西省陆川县乌石镇坡脚村的一个由中落到破产的地主家庭，6 岁进初级小学，虽然还要拜文昌帝君，破文化蒙的课本是《三字经》，但第二年就改为“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的国文课本，不久又改为“狗，大狗，小狗，大狗跳，小狗叫”的白话课本了。当时为识字而读书，后来才知道，三种课本代表迅速变化着的时代思潮，从清朝到民国，到五四运动。

大概在我 10 岁时的一天，老师通知，年纪较大的学生都要穿白衣裤，列队到乌石墟纪念五四运动。老师说中国的 28 个行省都被帝国主义明中暗里瓜分完了，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不然就要做亡国奴了。老师请了一个民国军队的司号长教我们吹喇叭，只学了一支敬礼曲，就列队到乌石墟县立第三小学的操场，那里集中了附近的小学师生一千多人。开会演说后，全场叫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进入街道游行。一时吹喇叭打铜鼓、唱国民革命军歌，闹得震天价响。因为是第一回，又说是新派人物陆川县立中学

学生领袖主持的，全墟数千人围观如堵。

第二年又开五四运动纪念会，在宽大的牛墟坡举行。场面更大，还有农民队伍参加。可我们站在后排，演说的内容既听不懂又听不清，没什么感想，只有游行队伍经过北街时，把泥塑木雕的土地公打翻在地，觉得痛快；勇敢分子还拿了残肢和烂额的头颅走回街上大呼“打倒菩萨”的口号。这些向神权宣战的声音，比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更震动街坊的人心。老百姓说：看吧，不用多久，就要火烧街了。

不久，我们小学请来了一位叫罗英福的老师，他是在牛墟坡五四纪念会上以会演说出名的中学学生头之一。罗老师和过去任何一位老师都不同，他对学生不论大小都经常笑口吟吟，手上没有拿戒尺和鞭子。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既没有课本，也不是通常老师第一次上课时必讲的勤学和戒律之事。他手里只拿了一支粉笔，在黑板写上四个斗大的字：阶级斗争。大多数学生连字也不认得，更不晓得作何解释，面面相觑。终于罗老师解了字义，就说：社会上的人都是分为不同的阶级的，有田地和发财的人是地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没钱没地的人是工人、农民阶级。地主要农民纳田租，资本家要工人给他做工，只给很少的工钱，农民和工人挨穷一生一世，无法生活，就向有钱有谷的人借贷，利上加利，不到三几年，连本带利就还不起了，生活不下去，就抗租抗债；地主心狠，把这些欠租欠债的人捉到区、乡公所去坐牢，这就是“阶级斗争”。这是全新的“第一课”。

我的曾祖父是举人，祖父是贡生，我年幼时父亲和伯叔辈还过中小地主生活；曾于旧制中学毕业，在县宾兴馆当职员的叔父是家业中兴的希望，但他32岁就染了鼠疫死了。我父亲管公堂养猪开酒房，却亏了空；伯父教我大哥学手工织染，因

产量低、质量差，给从湛江和梧州进口的洋布顶垮了。家道中落，长工一年少似一年。只有继祖母凭祖父的遗嘱交她的田产和积蓄放高利贷，从大家庭分出去自己生活。我父亲要借他的钱一样要交高利。这些都是从自己家中看到的农村破产，阶级分化的实况。至于附近村庄十有九户都是贫雇农或生计艰难的个体手工业者。过去对这些社会现象，熟视而不明所以。经罗英福这么一讲，茅塞顿开。往后他除了教课本之外，还不时对我们讲些类似阶级斗争和一些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道理。但他教了不到两个月就辞了职。当时我们大感失望，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就在同一年，我和堂兄罗耿元跟随我在敦本小学教书的大哥坤元到该校读四年级，对学校所有不像罗英福那样和蔼可亲、给讲阶级斗争的道理的老师，都没有好感，特别是对那些动不动就骂学生的老师，怀着一肚子愤懑。一次，罗耿元给一位平时大家所不喜欢的、教学不得法的老师叫到房间训斥一顿，还挨了鞭子，罗耿元气不过，走出老师房门，拾了一块砖头掷到教师房里去。这下子发生了大风波，老师坚持要开除罗耿元，全校高年级的学生都反对，无形中罢了课。当时全县中、小学都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和北伐大革命风暴劲吹，有一股择师的风气，学生不满意那些思想陈旧，讲师道尊严，不同学生接近的老师，他们动不动就给学生叫打倒，学生自治会还可能发个宣言，贴在街上，教师认为落了面子，不走也得走。可是我们读的小学，是罗氏祖宗的蒸尝办的，这事惊动了在附近罗氏宗祠集中开会修族谱的族长和房长们，其中绝大部分人认为“这还了得？要用家法来治”，一致要开除罗耿元。这风声一传来，等于火上浇油，学生会决定要发宣言。族长决定要杀一儆百，房长们都附和，唯有一位被族人认为是新派族头叫

罗福康的不以为然。他于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回广西参加县长考试得了第一名，当过一任县长，丢了官后回乡跟老族长及族绅们一起修族谱过日子。他认为现时学生只服讲理，不服高压，事情闹到外面去，罗姓的名声也不好。他自告奋勇到学校召集全校学生“说理”。罗福康曾经是陆川青年所仰慕过的的新派人物，他穿了一套深蓝绒西服由校长带来。在一间挤得满满的特大课室的讲台上，他大讲师生要搞好关系，老师打学生是旧式教法，新的教法要讲道理，这就把学生的气消了一大半。罗福康又讲到读书与革命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没有学问，写文章也不顺，写张宣言也不通，怎能取得革命成功？他的一席讲话，是我们学生初次听到的又一番大道理。学校一场风波也就平息下来了。

往后学校也有些变化，跟着全县学生运动的风气，每年5月逢五四、五九、五卅的纪念日和10月10日国庆节，全校师生都列队在操场游行，喇叭铜鼓一番之后，由校长训话，叫大家不忘国耻，读书革命。有一年的五四纪念日，还组织到县城参加有全县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和县立中学学生一起开的纪念会。我们到中学集中时，看到面对操场的校门两旁各写有两字。一旁写“读书”，一旁写“革命”，每个字有一平方米大，我这时才知道罗福康给我们讲读书和革命的话，是有来由的。后来又进一步知道那是1926年林伯渠主持广东大学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时期提出的四字口号。当时正值北伐大革命高潮，中学校长和老师中有好些是共青团员，还有个别是共产党员，由于不时有北伐军队过境，所以革命气焰高涨，守旧派失了势，中学生手持童子军棍子，到处打菩萨、毁庙宇，老顽固敢怒不敢言。学生队伍游行过县城的主要街道，一面散发革命传单，一面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三民主义”，

“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等口号，后来集中在一间大戏院听演说。晚上看中学和一些县立小学演出话剧，白天开运动会，还有各种成绩展览会。展览会展出各科练习本，还有作文。其中有我在敦本小学校贴过堂的文章。我在学校中就以能作文小有名声。可是这一来我在五年级时就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当了小小的学生头，在功课上也就使我走偏了路，对自然科学不用功，无兴趣读历史课。当时一个教历史的堂兄可能是为了惩戒我，在五年级第二学期期考的历史科考卷上给我打个 59 分，把我列在班里补考名单的第一位。他给我训话，告以“无尾狗不能跳”的道理，还叫我不要当什么学治会会长了。这给我热辣辣的头顶上浇了一盆冷水。这也是我往后从反对死读书走到拒绝读自己不喜欢的历史书的歪路上去的开始。后来知道马克思把古希腊的克里阿（CLIO）当作九个缪斯之一，才自愧不已。

1927 年正是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反动派大抓共产党人的时候，全县的共产党人、共青团员，都给通缉逮捕。我的同祖堂兄罗梓元，原是陆川中学学生中的反帝反封，拿童子军棍到各处打菩萨，主张男女自由恋爱，搞择师运动的一个头面人物。一天晚上，家里知道他已被通缉并躲藏起来了，他托人通知全家不要声张，筹路费给他外逃。这使一家人陷入担惊受怕的境地，他的母亲哭了起来，后来大家各出若干私伙，让他逃到上海去了。罗梓元读书最好，被一家人认为是未来兴家发迹的希望，所以这事打击了一家人。我从小就和梓元兄要好，知道他被通缉，竟也大哭起来。我从堂兄被迫害这个直觉，产生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反共的极度的忿恨。

我 14 岁那年，父亲突然得了肠梗塞病去世了。家道又中落了一层，在学校因为交不起每餐 4 个铜板的菜金，母亲叫我

拿一大把家里晒的萝卜干抵菜。吃饭时，我夹了萝卜干以外的菜，同桌的一位较为有钱的年长的同学把我抢白了几句不算，还当众把一碟萝卜干泼到天井里去了。这事大伤我心，回家哭了一场。登时想到“阶级斗争”四个大字在自己身上也得到应验了。

在大革命时期，也正是陆川社会生活起了大变动的时期。陆川到玉林的汽车路开通了，沿陆川公路向东北走可经玉林到梧州出广州到香港，向南走可到赤坎埠（今湛江市）到广州、香港。陆川出名的油粘米和生猪可由木船运到广州、香港。反过来，广州、香港和赤坎埠的洋货比国货更多地涌到陆川，土产业、手工业遇上被洋货冲击而凋败的命运。我伯父为振兴家业派我大哥到北流学了新式织染，在家中给妇女们开了一条从事织染的新路，可是，产品比不上又平又好的洋布，大亏其本。和经济状况这个变化俱来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学堂课本除了国语、算术、史地之外，还有包括声光化电内容的自然课，令人耳目一新的有四季青年画、四时时装美妇图之外，还有圣母、耶稣、使徒传教的挂像、福音书，街上墟日子除了有国民党党部的演讲员宣传国民革命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之外，还有外来的传教士宣传耶稣，说天国比尘世好。新思潮中除了北伐大革命的道理之外，还有“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二五减租”等口号被青年学生叫得很响亮，农民虽也有了乡村农会组织，却多为乡绅所包办，谈不上农民运动。陆川籍青年到广州上海读书的，虽然大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子弟，回到乡下来传播资本主义文明却是较热心的；参加共产党、共青团的人虽然不多，但能量较大，他们是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新思潮和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播下的革命种子慢慢发了芽，陆川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外围组织，有了半